



一代京剧大师梅葆玖昨日病逝

快报记者八年前专访梅老 老人家最后递上自己的名片 上面只印了“梅葆玖”三个字 还有他家门牌号

昨天中午12点41分,北京京剧院官方微博发出讣告: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,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之子,京剧梅派艺术掌门人,全国政协委员,梅兰芳京剧团团长,北京市梅兰芳艺术基金会理事长,梅兰芳纪念馆名誉馆长,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导师,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(京剧)代表性传承人梅葆玖先生,因支气管痉挛,深度昏迷,经多方抢救无效,于2016年4月25日11时在北京逝世,享年82岁。

梅葆玖最后一次公开亮相,是在他3月29日生日当天,他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师生做了一场讲座,去听讲座的学生手机里还记下了老爷子的金句:“演员和角色之间要一根针都放不进去”。当时,梅葆玖思路清晰,且“每次大家鼓掌的时候,梅老都会向大家起立双手合十并微微欠身”。然而次日中午,梅葆玖在北京王府井一家餐饮店就餐时突发疾病,随后送医抢救。据餐厅工作人员透露:“下午两点左右,顾客(梅葆玖)吃饭间隙去厕所,后来晕倒,有家属说是哮喘。”不久后120将梅葆玖送医,此后他老人家一直昏迷了20多天。让人痛心的是,昨天,梅葆玖出现血压不稳和肺部感染症状,终告不治。一代大师乘鹤西去,梨园忽暗。追悼会定于5月3日在北京召开。

在梅老病发前,他接待的最后一拨客人,正是来自杭州,聊的,也是杭州的事。3月30日上午10点,杭州一家专门推广传统戏曲的App(手机软件)“戏友记”,到梅家拜访了梅老。据工作人员说,他们邀请梅先生11月来杭州举办梅兰芳书画展,他欣然答应。此外,梅老还说了一件事——梅派如今有49个传人,上海南京都有,但浙江尤其是杭州没有,很可惜,“我希望在杭州收一个梅派弟子,不久之后,希望去浙江京剧团看看。”没想到他们离开后,梅老去饭店吃饭,就突然病倒了……

记者 顾欣悦



梅老举手投足都是戏

艺术人生 | “我不挂帅谁挂帅,我不出征谁出征” 最不喜欢别人称他“大师”

梅葆玖是梅兰芳的第九个儿子,出生在上海思明南路的梅宅,人称“玖爷”、“梅先生”,叫一声“玖叔”他会开心,而“大师”这个称呼他最不喜欢。据说,梅家斜对面的世界历史出版社门卫还珍藏着和梅葆玖的合影,照片中,80岁的老人穿着黑色西服、头发纹丝不乱,面容白皙,微薄的嘴唇,和已故的梅兰芳先生极其神似。只要是见过梅葆玖的人,都对他那温文尔雅、和蔼可亲的形象记忆犹新。

“我还记得第一次跟他同台,看他表演,那时候他是清唱,但是非常震慑,让人一下子就入了神。”浙江京剧团团长翁国生昨天在第一时间发文悼念梅葆玖,在1996年时,他跟玖爷一起在杭州的东坡大戏院演出折子戏。如今,浙江有学习梅派的演员,一直在演出梅派的传统剧目《霸王别姬》《天女散花》《贵妃醉酒》等,在戏迷中依旧一呼百应。

梅派之美,大家熟悉的画面是虞姬边行腔歌唱边舞双剑,舞剑的末尾处还有一个柔软有力的下腰;或者是《贵妃醉酒》中的杨玉环手持折扇,在优美的身段

与婉转的歌声中,折扇做出各种横竖斜的造型,一套摇、荡、打、飘、转的动作,行云流水,美轮美奂。

只要有玖爷在,大家仍觉得离殿堂级的梅派并不遥远。梅葆玖十岁学戏,十三岁登台,老老实实的一招一式、一字一腔地继承梅派,一生都在致力传承梅派艺术,“我不挂帅谁挂帅,我不出征谁出征”这句出自《穆桂英挂帅》的唱词是梅葆玖一生写照,“责任感鼓舞着我,支撑着我,去延续父亲的艺术道路。”他曾说,“如果有一天我见到父亲,我会向他深深鞠一躬说,我收了很多学生,梅派京剧艺术会传承下去的。”

梅葆玖唯一的男旦弟子、梅派第三代传人胡文阁,在3月底给师父庆祝了生日,“拜师15年来,我每一个春节,都是和师父一起过的。”梅葆玖不论年纪大小广泛收徒,弟子姜亦珊说,他一生收了四十多个徒弟,拜师时,在梅兰芳像前师徒双鞠躬不下跪,但跟师父相处时他肯定是平等地跟弟子相处:“跟师父出去演出,他从不让我帮他拎箱子,我拿得动一天就不能让你们伺候我。”

洋气人生 | “曾在美国买了一根两万元的电线,我热爱摆弄音响” 是个挺爱玩的可爱老人

姜亦珊形容师父是个乐观的人,梅老告诉徒弟,自己就是个“北京城逛街的老头”——这个形容也立即被邻居黄小姐证实,她说自己几年前碰巧住到了梅葆玖的隔壁:“我记得梅先生喜欢在胡同里遛弯儿,总是能碰到他,他家在(北京)米市大街的干面胡同那边,一幢朴实的三层小洋楼,总是有西洋乐飘出来。”

出生在显赫的梨园世家,梅葆玖自带“贵族”气质,梅兰芳送他去上海的教会学校震旦中学,接触西洋式教育,让他学得一口流利英语。从小习惯,梅葆玖的生活带着浓浓的洋气,他喜欢巧克力、比萨,收藏着欧美流行乐坛迈克·杰克逊、席琳·迪翁的唱片,自己私下的爱好并不保密,他透露“曾在美国买了一根两万元的电线,我热爱摆弄音响,那是一根音箱线,白金抗噪的”。

跟梅葆玖相识大半辈子的好友吴迎也说,梅老其

实挺爱玩,“他不仅是音响发烧友,还是汽车爱好者。家里现在有两辆沃尔沃,普通的车型,全进口的,在所有的车子里最经得起撞击,适合老年人开。”在北京和上海,手持卡车驾照的梅葆玖并不另外聘请司机,而是自己驾着车子到处走,他还动过念头,想跟着国外的朋友开直升机。浙江京剧团团长翁国生也说,老爷子的兴趣很多,“有绘画,有交响乐,要不然他怎么能做出京剧交响乐版的《大唐贵妃》呢。”

梅葆玖还有个丢不了的传统爱好,那便是昆曲。昆曲艺术家汪世瑜说,以往学习京剧的演员,必须先学昆曲,“梅兰芳学了很多昆曲,梅葆玖就跟他父亲学昆曲。父子俩合演过《断桥》,白蛇是梅兰芳,青蛇是梅葆玖。”梅葆玖还亲自演过昆曲经典《游园惊梦》,汪世瑜去北京演出《十五贯》《西园记》时,“他总是来看,来后台跟我说些鼓励、赞扬的话,他对昆曲情有独钟。”



更多精彩内容
尽在“文艺生活”微信号

■快报8年前专访梅葆玖

谈梅兰芳、谈孟小冬 谈咖啡、红酒、黑胶

记者 韩莹

2008年在电影《梅兰芳》(由陈凯歌导演,章子怡、黎明主演)公映后,快报记者在梅葆玖家附近的丽晶酒店咖啡厅对梅老进行了专访。

梅老和太太是从不远的胡同深处走过来的,老人家很准时,精神很好,还很地道地为自己点了一杯拿铁,又配了下午茶糕点。说起咖啡、红酒、黑胶,如数家珍,梅老的英文中文随时切换。梅葆玖当时七十好几了,他说自己还常常开车出门,开的是老爷车。告别的时候,梅老递上一张他的名片,上面只印着三个大字:梅葆玖,以及他家的门牌号。

以下是当时记者对梅葆玖专访的一些摘录——

有关梅兰芳——我父亲把京剧推向世界、推向国外,应该说这是他做的贡献,这不是很简单的。他把中国戏曲文化跟各国不同的文化交流包容一体,形成一个大文化,他又汲取了营养,又排了很多新戏,创建了梅派艺术。

他不保守,他革新,走创新道路,而且他说:“我的艺术永远是要大家都喜欢、永远让大家觉得是有艺术内涵的。”他继承了老一辈的,还往前发展,走向社会走向世界文化,你说布莱希特也好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好,还有泰戈尔,还有日本的歌舞伎,那都是他的宝,不分国内国外,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开放的人,拿现在来说很与时俱进的一个艺术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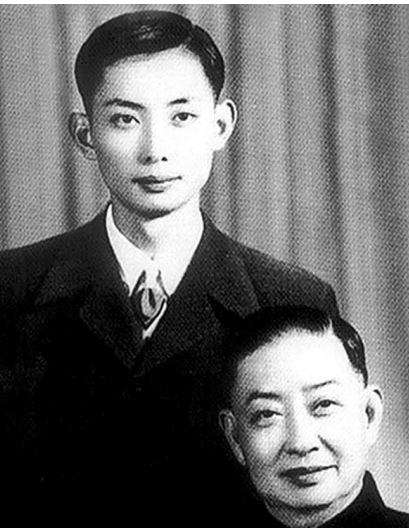
有关我和父亲——父亲从国外带回很多唱片来,都是名家给他的唱片,要用老唱机播。他就让我听,说:“你听听女高音,听听她的旋律、听听她的发声、听听她的音准,听听她如何用气”,都是大歌剧,《蝴蝶夫人》《卡门》所有的唱片他都有。那时候我也就十多岁,我也不懂外文,反正就觉得好听。我父亲让我去听交响乐,带我去看芭蕾,奥斯卡得奖的电影他都带我去看,那些电影明星他都知道。

他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为人很宽容很正直,而且对同仁、对社会都非常好。他对自己非常勤俭,他说,“没有非要穿这个穿那个,穿名牌”,他在家很简,天热穿的汗衫破了他还穿,保姆说“那汗衫破了都是大窟窿您还穿”,父亲说:“天热,穿着它凉快。”

有关孟小冬——我父亲是跟孟小冬有过一段感情,他毕竟是人,后来也很快地就不在一起了,这个是一段佳话,在我们来看是一段佳话。

有关电影《梅兰芳》——(外界)说黎明(饰演中年梅兰芳)“木讷”了一点,其实我觉得“木讷”不是坏事,要八面玲珑就不是梅兰芳了,我父亲私下就非常慢、非常稳,我父亲本身脾气就很缓慢。

对于这部电影我挺满意,因为它把梅兰芳的真实心理、他对爱情对生活、他是一个普通人的一面都表现出来了。



梅葆玖

左
和父亲梅兰